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曾滌帥 庚申二月十七日

籌撥之兵久而難成非僅不能足數善良者恐其難
堪狡猾者恐變而加厲大致歸其部下則意尙保護
與之等夷實不能容古今將選此種甚多也來示以
多作游擊之師於兵法則萬善惟游擊之師須至仁
之人乃冒救人容再函致之事丈千人蔣楊禮前禮
後千人已札行隸丈麾下霆營亦可暫爲後援求丈

指定紮營之所靈營并無短處惟不知審地勢結民心是其所短若以好手助之可爲雄鎮也

致金逸亭觀察 十七日

聞桐城有義士名儒文徵君鍾甫甘徵君玉亭弟欲敬禮延訪求仁兄託人禮請給輿馬來營仍望示復滌帥處已撥二千人恆左右禮前後也多公可撥黃勝日李續燾與前趙朱楊李四營共三千二百六十人鮑軍尙待整理增募應入天堂或霍山毛坦廠以杜霍六窺伺否其帶兵官爲朱國承也思之酌之

致嚴渭春廉訪 十七日

歸州灘案官得有限之錢商受無窮之禍可歎可悲
公勅此議始終不懈所議均如尊旨施行加增州收
公費六十串尤爲得體公殫精 國政志氣如神應
請把定激濁揚清興利除害爲綱領吾輩午夜自思
總恨虛生耳嘗言吉貝入中國衣被蒼生功德無量
宋仁宗遣官採海外早稻種入中國四月麥熟入九
月晚稻乃登場自早稻入內地五六月即可接續青
黃此功不在神禹之下此外如叔敖芍陂李冰成都
忠宣吳淞水利均大功德救活不可數計大抵天地
父母之恩必以養人爲本爲民上者不可一日無此

心因公議歸州灘政利弊附及之方存之畱心時事
所著書應畱覽二三日卽寄宿松蔭雲治行可嘉然
不宜保奏太速樂園先生之功在漢中利及十世久
於其位也愛人當以大德不以私惠設嚴公一歲三
遷亦與草木同腐耳弟尙恨守黔日淺矣

致顧子山觀察 二十一日

公費不入奏銷是二百餘年定例戶部條例中可以
細查此等事如天津關及蕪湖關淮鹽浙鹽均有舊
章部中忽作外行殊不可解弟已將署中三次原案
及戶部則例調查矣容再速復公費及化私爲官之

鹽費均非定例淮鹽岸費之有定例者尙不報銷川
鹽之試行無定者豈可報銷據丹初云此案若遵部
報銷無論如何仿照軍需變通辦理仍是必駁必賠
以公費無奏定之案與軍需有定例者不同也欲通
淮鹽須侵越淮北之境而以水師駐三河尖正陽關
名爲助剿可引淮北又須於麻城設重防駐大員以
董之公其思之弟病風熱頗苦懶散敬謝不敏矣由江
西則費重成本重由淮戶部近二年謬處甚多少奏
南則費重而事功尙遲少咨爲是如鑄錢之案尊處可詳來弟必批駁不準
咨復異日有事弟執其咎也

復

兵部

軍機

曹瑛

和二十日

世亂循生始而信讒既而信盜剛方直節不保令名而讒人已逞盜賊得以橫行至於盜言孔甘岌岌乎不可終日矣驕帥之流專以信盜爲事除盜不敢必而縱盜之貽誤又將及於中原腹心之地必致牽掣齟齬而未有已大局可危蜀中辦盜無良將蕭軍已由湘入蜀若得不分其兵不絕其餉當可有濟滌帥將入安慶而前敵統率無人時以爲慮蓋蕭張分應粵蜀已從割愛頻年作客仰食於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鄂人甘苦與其而協濟亦頗難支計水陸馬步

六萬人實近年楚軍僅見之作非不欲多多益善而力小任重爲之奈何第十載行閒溼熱相搏始而甚微日以艾葉薰洗近乃增劇惟希庵未到軍事付託甚遲不敢言病耳建德自遁撤甯防務又嚴午橋先復鳳陽尙無函報前來殊盼念也

致吳菊莊 二十一日

足下訓營一軍久經戰陣其中膽技兼優者諒皆足下所深識鄙意欲挑足五百人歸足下管帶暫紮太湖以待相機調撥一切與義渠觀察商之其勇技稍遜者概從割愛必須萬選不落者足成勁旅一營卽

赴下游駐紮爲要

復余會亭 二十二日

得書知移營均妥此次總須誘城外之賊盡殺則城
乃可得若直逼城下必難即時成功也如何能使賊
必來戰尙須熟思乞與逸亭兄密商明以示我湘與
昌共二十餘營除左營與新左尙待另撥外又除發
右之歐副前之成尙恐不能勇敢整齊此外似可得
精兵萬人以萬人戰則賊可破也戰則有餘圍尙不
足攻亦不值也卽祈酌之

復皖撫翁祖庚 二十三日

弟前與滌帥商飭李守宗義權攝安慶肅函請加札
委諒蒙察照現當軍務喫緊之時一切採辦接濟皆
賴地方官聯絡紳民以資響應卽撫綏團練亦屬目
前要務非才識兼優不足以肩斯任弟現擬四員以
備採擇另單開具履歷送呈冰案伏候卓裁如以鄙
言可採卽希示復再弟意欲招引淮北票鹽由鎮陽
關三河尖入楚楚之利亦皖之利也刻下李世忠尙
阻滌來之聲教淮河商賈能否通行一切利權已否
操之自上尙乞與午橋星使細籌示復如淮上須水
師弟處當籌撥攜糧而來駐守三河尖正陽關何如

又英霍竊太望六壽州縣或本年無賊或二三年無賊似應嚴札起徵錢漕其潛價可否採取楚章以四千五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儘數交行營以充軍餉或變銀解送壽州大營統候斟酌

致吳幹臣 十八日

欲固山險而保商固霍六均無虞須兵若干人

添兵三千

人何如守而不戰毛坦厥流波磧與霍山城外東北何處爲

總何處爲要刻下無兵可添只霆營三千五百人春霆假歸而其勇丁亦尙多傷痍須養息二月乃可戰也乞籌思示復如以爲可弟卽酌量撥入尊處約相

雖三五里分萊聊樹聲威至進攻舒城尙有待也

致蕭溶川 啟江廉訪 二十三日

奉函具諗名將功高爭相倚重簡書奔逐莫知適從
徘徊苦衷盡勞可以共喻此次銜命入蜀取道

大江沂流上勦隨乘水陸之便一心而成大功爲頌
爲慰此間屢函卓如制府總求不分仁兄之兵不竭
仁兄之餉想旌麾所指不難如烈風掃枯應手而下
也弟與滌帥商定懷甯桐城舒霍分三路進規之計
希庵卽日可到軍事付託有人風涇積勞之軀得藉
以稍支展矣

致官撥帥 二十五日

多公馬步連近日補募添撥實其馬隊步隊九千九百六十名若要再撥弟實無另起可籌余與鮑自成一軍一堅忍可用一明白曉事彼甚畏多公弟不忍撥開也如某公必欲撥皮撒刁只可令其再行自募一千六百四十名以成步軍一萬之數如念糧艱不爭此數固甚妙也霍六之間以鮑軍暫守不動弟本意欲余際昌守此而金逸亭諸君愛余特甚欲引以爲助只可聽之某之志向性情的是充公牌子弟自顧無權且自知無能只應作陸師之案牘房水師之

長龍哨官耳

復浙撫羅澹村 二十五日

奉惠書領悉種切貴省完善之區財賦所出大局攸關萬不可不力爲援應弟查蕭守翰慶籍隸衡州久經戰陣若待回湘招募深恐緩不應急現因衡州之訓營撤回其勇丁實多精銳已於二十四日飛飭蕭守星赴鄂垣面商唐道逐一挑選必可得力其軍械帳房均屬齊備該營自鄂至浙口糧已飭糧臺代籌酌給惟竄擾貴省之賊目爲僞忠王李秀成二千人禦之戰與守均未足恃近年兵將非四年初興時可

比非五六千人不能自立弟已函商彭道添派韋志俊三千人給與軍帳資糧並歸蕭守統帶則兵力稍足惟此時貴省兵力單薄外援不至只可守而不戰弟必飛飭蕭守韋志俊整理成行星馳赴援希庵兄已於二十四日來營弟當另與籌商以善其後尙冀我公寬懷靜鎮設法堅守必可保全也

復馮春臯太守

二十五日

此時天下大局不患哨弁之乏人而患將才之難得蓋兵事之強弱繫於一將將得其人弱者可強將不得人雖強易弱所謂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也閣

下負經世偉畧憂樂關懷撫時局之艱難念生民之
憔悴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楫矣現已函商
額門中丞儻衡郡局務閣下可謝仔肩卽望來營相
助一面隨摺 奏請先此佈達伏乞卓裁

復浙撫羅澹村 二十五日

讀公之書不忍完篇終夜旁皇殊無所指弟去歲因
陳英之荒唐不敢不以直告意欲以寶慶廩生現帶
凱右營梁湘帆回湘募寶勇二千人以爲浙之防兵
該員是弟六年訪求之士廉明正直實可信任七年
八年均以一營獨守湖口九年援寶慶十年援太湖

均身在行間也妙在能於地方士民極意聯絡其才
不及迪庵希庵然守正之士可以力保去年弟蓄此
意未敢明言而函中已露端倪因復書并未提及是
以未敢舉行如以爲可須半年召募行役乃可到浙
亦屬緩不應急希庵昨夜到營言其營中有記名總
兵成大吉亦可以一營化爲二千人如欲此人亦須
回湘添募亦非五月不能到浙成之紀律遜於梁而
勇往過之弟與滌公希公日夜焦思實屬無聊滌公
未能來今日尙無

廷旨也

與宋長慶

二十六日

昨調請貴營移駐霍山黑石渡或分起入城中爲守等因諒已察看該處地勢情形應請足下函商幹臣兄審察酌度妥速辦理以重北路之防而備東征後勁之師是所切禱應紮何處第無成見春霆未到以前總是守而不戰之局須四月後乃可進六霍之青山堡也足下務須督率各營深溝高壘講求守法其米糧軍火亦須預爲籌辦以備不虞是爲至要

致金觀察 二十八日

伍令探單呈覽乞察度情勢應以何枝應桐城何枝備安慶援應何枝防霍六何枝防商固以備潁州三

河尖各路之警祈卓裁示復爲禱滌帥圍安慶之兵

稍單如多公之意欲圖安慶則滌帥亦會桐城

如此則桐

城有守兵有戰兵

如多公之意欲圖桐城則以撫湘

三軍再酌留一枝助滌帥而李公部下盡規霍六鮑

鎮留商固總候多公復信到後再定局耳如多允作

四路策應之師則霍山六安商固應如何籌防分布

卽希籌示潁州府已陷三河尖有警擬以宋國永一

軍爲北防應駐何處乃妥

復湘撫駱顛門二十九日

承示桑梓情形盡籌彌苦亦何敢以不情之請再四瀆

求惟是楚北一隅歲入無幾儘力搜括何能敷六萬人開銷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用力小任重勢必不支現在深入重地山徑轉輸較尋常勞費數倍支絀萬狀飛輓一空強寇當前協餉自去秋以來分文未至豈枵腹荷戈所能策其馳驅用命庚呼莫應焦急如何可言去夏騰挪之時各處均堅執不宥侍力言秋冬收漕老前輩必行歸款且以尊處復信寄省公閱今鄂餉虧欠以七十萬計當此迫不及待之際必乞設法勻濟以應急需想我公理財善政劉晏韓滉不得專美於前知必有以應也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會滌帥 二十八日

希庵因雨暫留大約初一日可起程多君如欲圖安

慶則丈與希公合力可得精兵三萬餘人

鮑尙在外
可留防商

固謀桐城而援商固守霍六均有餘力如多君欲攻

桐城卽以桐予之由希庵分兵以助安慶仍可專顧

舒六其勢稍隔其力尙足也大底望多之援人不如

求希公之神速而肫切也且撫湘合併則有守兵有

戰兵有堅忍之師有援應之師鈞見何如

致鮑鎮軍 三月初六日

別後念甚弟台假歸以久役行閒不遑將母亦屬人

情之至而省中不免以大義相繩中堂詞意尙不以爲然此中委曲殊難言罄昨以傷病請假入

告

祇謂離營養息弟台到家後三五日內當奉母挈眷迅速赴鄂萬不可稍事稽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浙事危急前迭得羅澹村中丞咨報僞忠王李秀成率大股竄陷皖南之廣德績溪等五六州縣浙之安吉等三縣城離杭不過數十里經旬未有近耗心憂萬分已以蕭守翰慶挑選訓營三千人並率韋志俊部下三千人應之連日陰雨泥深數尺軍士兼程亦慮緩不濟急仍擬另撥勁軍隨後再進若非弟台啟行

不至焦思無策也三月之期斷不可拘定前議總以速來爲妙跂予望之

致官揆帥 初六日

頃據蘄水縣易令稟稱以修復、聖廟考棚衙署各工程均照王孝鳳計田派費之議每正一兩出錢六百文以爲興作用項愚見昔魯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若 聖廟而欲以畝稅累民恐非 聖

人之所歆也况城工衙署應由地方官酌量勸捐富戶興修更不得加賦病民致滋擾害正賦錢糧逐日嚴催有定制尙恐侵漁尙恐虧欠况加畝費難免官

紳書吏侵蝕不能盡歸實用是徒苦我農民而大戶
富紳可以倖免且州縣亦樂於中飽此議未便通行
可否卽請中堂駁回王家璧一案并請札各州縣勸
捐集事不準於錢漕正供之外加派分文致生弊竇
兵燹之餘元氣未復休養生息猶慮中傷况其征税
以取戾也

致李希庵方伯

初七日

別後卽感寒嘔逆臥病在牀強起則我頭殊涔涔也
應商事宜敬陳於後一多公欲桐城則滌丈與公軍
任一路三路勢不相及應如何籌議乞示定一淡公

奏請滌丈此閒應畱滌丈爲是而皖南浙西不可無
一起勁兵不僅目前須援浙卽異日仍須楚軍由浙
江出徽甯由徽甯出池太也不若派人援浙異日卽
由浙備餉以圓池太免致鄂人之力大有不逮弟意
卽欲以霆營援之或可獨當一路乎一鄂餉因川亂
鹽稅釐金均減去兵以節餉亦是急務一滌丈應撥
何處乞酌定調派一多公欲圖桐城須萬人以茂營
義中營益之仍許其自募六百人以成一萬步軍之
數何如其霍山一路請公酌派何如如不可派飭多
自募二三營亦可一霆營本不可卽到霍山以滌丈

意欲林翼作護衛以便兼顧英霍商固近守而遠窺如老兄之言也惟林翼疏畧褊急不能治兵靈營營規恐非林翼所能整飭林翼只能隨湘撫與昌營在一處以其愛民而能要結民心也

致莊蕙生方伯

初七日

奉手書前事只形弟之癡淺褊急而揆帥之寬仁大度昭然如揭弟如雲煙過眼得揆帥第二函已了然無一物凝滯於中矣昨於初六日函請揆帥弟處妄擬四人乞於四人中採擇二人或三人入奏弟稍有所急於前是不同之義無不和之心此必乞揆帥作

重操釋入奏乃合協恭之誼昨夜邢星槎來問疾力
請必求刪去其名蓋星槎宦興頗淡年已六十三不
願久混塵網也弟艱於執筆今日始補函陳明多都
護恨鮑超而滌帥甚愛之不能不曲從萬一浙江果
警當以鮑援之浙江每月供給徽甯兵餉二十萬而
竟送賊入門何如以此軍助之尚可戰乎

致官揆帥

初九日

浙江十日無報非危迫卽梗塞浙江關係京倉京餉
海運根本戶部之政事日非知催餉而不知餉事非
地方安靖無從著手也若照部臣近日之樣亂不可

止殆有甚焉前撥六千人援之恐尙不濟至伍令欲以逸亭援浙逸亭爲營務之才曉暢軍務輯和士卒實是確評惟獨當一路則氣不甚固威亦不行也多欲獨謀桐城除再撥二營尙須添六百名乃是一萬步軍之數應可令其自募舒城人少地荒均不甚願舒城希庵卽潛桐之交作四路策應之師昔年塔忠武羅忠節李忠武均仁愛宥救人希庵亦仁人也滌意原欲多公作策應救人之師多旣不願策應而願獨謀一路且多公之救人尙不如李公之真切而肫至也何如

致莊惠生 初九日

閔生儒者其心地乃君子也如不願六侯祖庚信到弟仍留之此君有愛敬之意非嫌而遠之也六是大都河富可強無論土地甚美卽茶利亦可足兵足食美利自在天地間人事阻之不知愛惜其病總在不求才不擇人古人一成一旅而可爲今人以千里數千里而安於一成可恥也已可慨也已

復秦撫譚竹巖

廷襄二十一日

承示賜解月餉二萬利濟楚軍當以德意宣布各軍水陸歡呼飢疲鼓舞奮非獨林翼一人感刺心骨也現

在東征之師水陸馬步共六七萬人每月餉項約糜
十餘萬兩近因蜀事糜爛西道不通釐金大爲減色
且以楚北一省之力供前敵六七萬人之食其勢必
不能支茲復分兵援浙籌給行糧亦已力竭筋疲羅
掘殆盡焦灼情形莫可言狀伏惟老前輩心憂天下
時以餘惠恤鄰西郊霖雨露潤殆徧盡籌之苦何敢
再四續求此軍之進謀皖省實爲皖省大局計而非
爲湖北分防分守養此多兵尙乞統籌全局曲成不
過可否於捐項內迅賜勻濟以利征勦則東南數百
萬生靈皆拜仁人之賜矣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官揆陳二十五日

竊思生於精神林翼深恐上負期望轉覺不安黃州
暫擬移居恐皖人責我謂我擁兵自衛也訓營二千
以三千應豫州亦可預防北路卽以三千人全數付
之亦可得力彼并無此中等好勇省城太空虛實非
用兵之機或留訓營一千或調此閒一千如梁作楫
曹日升等均奉公謹守卽久離戰場而勇額不敢稱
虛儘可調防大底兵勇久防則諉於太逸久戰恐其
過傷不如隨時調換則勞逸均而不致廢弛察營總
馬隊卽請調回省城派人訓練金陵之賊必以皖南

爲逃路池州太平不能容此巨股其地米少且有金陵追兵上勦也若闌入江西得飽食而賊勢又張兩湖之患終無了時若以蕭部訓營韋營六千二百人防守祁門則可保江西全省門戶惟企求函商江西月給餉項是爲切要

復莊蕙生方伯 二十六日

賤恙中瘳三日近兩日如前而張仲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少緩須臾乎亦一恨事姑靜養以俟命耳澹公好人好心弟因此事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

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做可懼公與涓公

世亂無便宜法

門無安樂境地

異日當思鄙言及今思之猶可及也過是又

少味矣昨有王璞山練勇芻言一卷已寄書局其營制與滌帥及鄙人大同小異其書亦粗具規模而不及方畧然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李疇果臣文若速刻之不過費錢三十緡耳公言未嘗薦一賢者而屢爲庸吏乞恩亦不盡然舉澹公范公及開生此三人雖才非絕世而如澹公西民之德亦近時所難及開生心術殊爲良善非止中才也公當用人之大柄弟有八言奉贈陰陽得位優劣得所耳公沈

思十日必能發揮旁通之

復荊州府唐蔭雲 二十八日

頃奉手書領悉種切閣下宣風展義出以次公之周密而濟以弱翁之嚴明牧令俱改操勵行勉爲好官尋功簡能以荅賢太守之志謝夷吾牧荊州所以爲九伯之冠也直夫將軍卽日起節赴皖深慰鄙念此開軍事滌軍已圍安慶多禮堂之馬步進攻桐城希庵各營作游擊接應之師兼顧霍六以防北路季丈小住數日卽往宿松滌帥處並邀游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爲長歎弟請假一月仍在營

調養現服張仲遠方頗有成效如能稍緩須臾毋死
以待懷桐金陵之克復固所願也

復余會亭 二十九日

接示得悉貴營於二十六日移駐霍山禮左一營應
歸尊部隨同移霍以重北路之防兼爲前敵各營策
應至貴營支應卽當札飭移局擇地駐紮師行糧食
所關非小也或卽駐霍山以保城池而擇城外廢磚
以修小營如城如堡如礮式或擇總要之地可制各
路者以廢磚作老營煩卽酌度

復金逸亭 閏三月初一日

奉手書講理則我的理短講情則兄的情長批准則我爲難批駁則兄爲難能待一年以望金陵之克復乎上下關已得金陵接濟諒必斷絕若大城圍恐亦難守金陵苟復則賊必竄江西浙江安慶糧多百物俱備然亦必在一年內矣兄如可強畱弟所求也只苦第一人尙無脫身法奈何

致莊蕙生嚴渭春

初一日

訓勇三千人俟折回東流可請秀帥資送河南刻下尙未定準恐筱浦爭此兵將又不免一番波折至林翼與滌帥則決無成見也請卽告之揆帥爲荷澹公

大節凜然前言系滌帥詭詞以解我憂而我憂實不在澹公一身也遺孤三人是友朋之責幸有以存之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涉世俗卑鄙勢利之見練勇芻言可向果臣文若索之樸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麤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良用感慰

復曾事恆姻丈

初二日

接書得悉拔營進逼懷甯欣慰懼怖大勛可集愚見

於進逼之後擇地仿礮堡之式取城外廢磚爲之以示久困城賊不使一名漏網之意萬一援賊虜至我兵須分則五百人中可抽去二哨二百五十人或抽去三百人專打援賊動靜互爲其根萬全之策也乞與雲巖申甫商之亦芻蕘備採之一端商定之後可請滌帥裁酌訓行

復皖撫翁祖庚

初四日

承示淮鹽一節深佩盛情特慮中途梗阻諸商卻步不前且二百里陸路成本亦殊不輕尙難必其通行也沙河之役雄麾所指轉戰無前悍自授首大快人

意現已直入虎穴搗其老巢當可牽制逆情絕其突
奔之念鄙見金陵之賊及竄擾餘杭之賊不能盡屠
終有橫決之患閣下盡慮周密直如立高岡而無所
不見也豫省餉項徒以供樂正之虛糜於軍務省分
動形掣肘大局如斯可爲浩歎

致羅少村

初五日

茲得滌帥來函知賢姪奉母並挈兩幼弟已到武穴
且悲且慰二月二十五日接尊大人二月十三日手
書知杭垣喫緊卽派援軍六千二百人星馳赴救方
意堅守以待必可保全詎料其二月二十七日之變

乎世亂初生正人早喪涕泗縱橫寢食俱廢現在浙垣已復尊大人忠骸想必早爲殯殮東望武林悲憤萬狀珂里兵燹之餘恐難棲止應請吾姪先到鄂垣假館暫寓林翼當與秀帥滌帥蕙生希庵諸公商定一切異日或於湘南謀一妥善之地諸侯晤商望卽東裝前來是所至企

復建威營李雨蒼

十一日

所示裁兵裕餉之說具見苦心惟言之易行之難目下擒匪猖狂前據南陽金睢圍太守來函稱皖捻孫葵心劉狗兒等竄擾洧川許州一帶並聞另有股匪

由淮甸竄至上蔡滋擾該匪等狼奔豕突竄越靡定
亟應先事防範等語昨接慶雲浦中丞來咨稱捻首
劉天幅一股竄至新密交界王懷義一股已圍撲項
城請調撥重兵在於各交界要隘一體嚴防等語湖
北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多與皖豫毗連輔車唇
齒在在可虞現已札調霆字五營移紮上巴河一帶
以資抽派援剿兼防黃陂孝感等處又鄂垣空虛戎
心狡啟亦須抽撥一千人或二千人回防以備不虞
現已函商希庵斟酌楚軍備多力分實苦應接不暇
霍山一面現惟昌禮七營及吳幹臣千人駐紮該處

系屬要地兵力自不宜薄希公各營原欲其備應四
路非厚集兵力則各路有警不能兼顧萬難裁減衙
勇三千人滌帥欲畱以規縱陽揆帥擬撥以援豫省
然尙在徽州也至多公前敵萬人決不可少並無裁
撤之意多公望得萬人以成大功豈可旋益之而旋
減之哉餉項支絀尙冀堅忍以待成功俟秋冬之間
餉用稍裕方可漸次彌縫耳來示以璞階子明兩營
歸併希公決不可行子明樸實有餘尙可教訓成全
至璞階亦非希公所欲其或去或留卽請多公酌之
可也

復吳菊莊十五日

現在皖捻孫葵心劉狗兒劉天幅王懷義等在河南許州上蔡項城舞陽一帶分股竄擾勝克齋都護請兵赴援已經揆帥調撥訓營三千人派足下與唐守協和各分領一千五百人前往協剿援豫卽以保楚豫捻不平則鄂省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層層相接在在可虞足下奉到揆帥調札卽率所部勇丁隨同唐守協和赴豫援剿務期約束嚴明秋毫無犯一戰事均與唐守和衷商辦相機堵剿不失南勇聲名是所至企

致李希庵二十日

鄂中十郡一州之力欲養如許軍旅原是不知量力然司兵者不必紛心及此弟等酌量彌縫之可以料理時事恐更有大變此則非我輩力所能及弟意懷甯桐城米尙可支一年而懷甯之柴薪缺少若實力圖之半年可克不知須若干人乃可得樅陽而守之如擒匪稍定以鮑軍六千人往圖公到懷甯乞審量詳爲示訓并乞與漕丈酌定切囑切囑至公駐青草壩爲各路策應於軍妥於心苦而外閒議論紛騰以爲空糜餼項此不辦菽麥者之言也稍知事理者必

不出此但恐懷甯城合圍之後軍事又將告急矣
其告急也必在內地北路空虛怯弱之處吾特恐公
兵萬人應接不暇耳

致莊蕙生方伯 二十五日

連奉書敬承一切籤復各事宜已囑營中文案復勘
公之是處與不是處不妨取證於人應詳悉酌議奉
復省中既另設局公竟不肖一臨或因清恙未瘳不
可以風也如近日已出閣子辦公事尙乞督同人公
議之公爲領袖雖勞苦又烏能自己乎公牘以無害
爲先國帑以踏實爲先林翼之愚妄而爲難非挑駁

以逞臆非苛細以炫奇求其事之有濟而已牘背可畏籌簿無程此絳侯魏尚之所歎也簿書期會俗吏云云此文學士之所鄙也弟是僮父不足自異公爲學者何嘗不稍厭簿書哉八年九年以來都中方搜取世閒必不可得之財誅求必不可行之事公亦旣見之矣總之應擔當者弟必不辭苟有益於國計之公與可免州縣之私而又不徒爲部吏所督過所擲掄斷斷苦我以必不能承弟又何不可擔承之有益理可自信卽執奏再四義猶可爲也若一經部駁啞然自笑廢然自沮則又不如慎之於始公事不厭精

詳弟之不是儘宜更正更正之後無傷於明實見其
功也自二月初五日至於今日無三日不雨之日年
豐而賊不平方且日眾况飢耶

致嚴渭春閣丹初 二十六日

清查案蕙生兄逐一駁回復書仍極和平而局議仍
不可廢此等事卽辦錯亦非大過何必代幕友護短
俗吏無經術而名士厭簿書弟之復信頗委宛錄以
奉閱劉印渠志行純良兼明兵畧粵人其蘇矣多公
言萬人不能合圍桐城僅足一面詢之金逸亭亦然
滁帥兵已進逼安慶然安慶之要在樅陽不得樅陽

卽頓兵城下一二年賊可徜徉自如暇則來戰不暇
則游行他處我不能誰何也蕭瑛訓三軍爲小浦所
留問鄂要餉然則鄂中應另行雇舟別載陸師襲樅
陽又派他軍守之如此五六月賊必薪鹽缺乏有粟
而不得食及是時謀之容或有濟否則十年不字九
城無成惟賊計賊智必犯霍六以解圍此不必遠引
往古卽七年之蘄黃八年之麻黃可借證矣左公將
隱云先到宿松代滌公設謀卽歸去也糧臺事由漸
而入必成天下古今第一糧臺應用何人弟不預謀
惟一眼看丹兄他非所知也惟丹兄爲難之處弟必

任之亦須滑兄委曲以全之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七日

手教軍機進止只看天色久雨乍晴當是成功之日
天下兵將只靠吾楚耳承撥貞右元左發中亨中來
英山均樸實人以成武臣爲總管尤妙弟竟可寫字
看書坐享成功盛情不淺公欲以書法壓倒諸葛諸
葛仍說公膽甚大日請鄧守之先生寫先君箴言書
院各種箴銘規條又乞諸葛作碑銘均一時之盛也
吉右貞右元左三營應照各營加夫以期一律丁果
臣汪梅村考校地圖已專家人借公康熙地圖寄署

中一核必不致貽誤也

復毛驥雲觀察

十九日

捻逆分股竄擾勢甚披猖非秦晉之憂卽襄鄧之患
老河口樊鎮二處市廛頗富尤爲賊所垂涎思患預
防誠爲至計前已札飭梁丞帶領凱右營勇由麻城
馳赴樊城駐紮並察營總馬隊一百二十名併力堵
禦尙希閣下勤派偵探申儆弁勇深溝高壘戒備不
虞以期有備無患實所至企惟兵力無多萬不可紛
紛撥調自弱其力承示吳應祥王心田等其族姓各
自操練臨事可資臂助義憤可嘉至爲欣慰至陶宏

本募勇一節應以諭止爲是臨警招募訓練難經是謂治絲而勞必無實濟也

復楊厚庵軍門二十日

時局兵事尙早以情以勢尙恐更有他變分霆營上援應俟捻匪麤定再酌商進止大底北路總是可虞而分兵實非得已蓋天下斷無一條直路令人得以坦然行之必有許多彎曲許多波折循生迭起應接不暇惟在人之預審其機耳韋部一軍暫留皖南亦好但用鄂軍難指鄂餉此時鄂中之力亦自顧不暇也承示縱陽抽撥尙不易辦不知縱陽須若干人乃

可得而守之如擒匪果定鄂無北顧之憂以春霆六千人由水路出黃石磯以圖之且守之何如弟意懷甯桐城米糧火藥尙可支一年有餘而懷甯之薪炭則不過半年必至缺乏矣尊示懷桐進逼時再派水師下紫黃陂峽一帶斷賊餉道誠爲善策但將來圍急之後賊必挾全力由他途內犯以爲牽掣解圍之計故必希庵萬餘人預置空處備異日之援濟他路之用蓋該逆屢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恐合圍半年以後希庵萬餘人尙不敷分撥也敬乞酌示機宜爲企

致官揆帥

滌帥督吳勢不可留直夫防淮亦難中止楚軍分兵太多當以亡吳之前車爲鑒容弟切實謀之夏秋之交當有應接不暇之勢葉令兆蘭去年在天堂創起兆字五營有帳房營壘所募盡是天堂團練冬閒春初屢與賊戰實爲勇敢弟意天堂爲蘄水蘄州太湖宿松英山之樞機萬不可不鎮守此關楚軍旣分不得不藉此助我聲威該五營每營五百餘人每人日糧八十文向係潛山斂錢作餉葉令丁憂回湘應再奏請來皖以便管帶團練五營庶可壯士氣而聯民

情楚省不能給餉然事久必弛勢久必渙應許其每
節犒賞二三千兩以五營二千五六百人每年只供
應萬金并許火葯較爲省力其營有帳房有牆壘與
他處團練不同也其餘容再派將另募楚勇鈞見以
爲何如至滌帥抽撥之後應何如籌防之處抱定永
不圍城作主見其餘次第辦理隨時奉聞滌帥去後
英山控制不能四處周到弟亦應移營惟駐宿松則
尙固北防太遠駐黃州則懷桐天堂霍山太遠尙煩
再議耳直夫撥兵一節甚難甚難兵易撥勇難撥楚
勇愛養太慣尤難調撥餉匱兵分局勢不易狗逆定

計上犯已無疑義所望我省上下均小心敬戒以軍事爲事以兵心爲心渭春丹初之糧臺亦宜敬慎謹嚴也

致嚴渭春方伯

蘇帥督吳頗似幼童讀方百川小人之使爲國家一節其尙益於吳越耶其先必有損於楚耶堅忍二字聊固吾圉然多李已前挽之難止亟肆多方之策當復見於今日多每以後路不必留兵并以前路敗則後路不保爲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後路也多尙難明竅公所慮已得其要矣東紫

來若得川督吾楚尙可生財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
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
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於此否極可泰
剝極可復未可知也公專精治內弟專精治外一息
尙存弟決不自餒亦決不自棄兄屢言本不知兵謙
耶實耶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
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確有意以不知兵自諉如一旦
兵臨城下禍到眉頭何秋後當與公深言之忠君莫
如舉賢欲再事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尙未決也
滌帥奉 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復其籌度之苦可

知直夫處勢不能不分兵而實苦分撥不動兵易撥
勇難分吾輩帶勇如婆婆媽媽尤難之難也吾輩不
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
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
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府及一切紅人專
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
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二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江督曾滌帥

庚申

近二日陡不適得手教氣息爲之一壯眼日爲之一
明調兵當不出尊旨範圍之外江西錢漕歸撫釐捐
歸督尙嫌稍隘江西之漕甚富江督之權本尊南極
長沙東至齊魯西連靳黃北結陳蔡况豫章之財漕
爲大宗應不分界限爲是湖北十二萬北漕某於一
兩三錢外另提兌費約九萬餘以三萬養糧道

六萬餘爲近年之兵餉卽爲異日之兌費江西亦倍於鄂棄之可惜某發論謂督專兵政不管勇撫專吏事餉事然論楚則或願如此論吳則不願如此也似應一手經理爲定幼丹次青小泉應各當一路分司兵事餉事幼丹次青某昨已繕摺矣左公應可爲皖南替人其餘應調之將應函致左公如周寬世之類均在應行札調之列先此奉復大概明日再行詳覆

致曾滌帥

昨日奉復大概而鈞意所在之處尙難借箸初二日又奉初一日手教思擬再四竟須放膽放手乃可有

濟非加募四萬人不爲功若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遽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爲兵秋冬之際陸續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之聲名不失謹開事宜於後一次青應先將江西現有之平江五千人調赴杭州杭州不失是平吳之先著杭州卽失而扼守衢州造

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廣信之失應爲第二義第
二著或疑江西五千平江勇不可調空似不足慮隨
後有兵可致暫空無妨也一霞仙季高均應各募六
千人以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或爲隨征
之用此必不可少之義辦此等事非強拉人不爲功
莫過於慈和也一次青可速補募五千人繼進幼丹
應爲豫章之藩臺乃有益少荃可爲揚州之督否奏
請實缺或可募兵一丈進兵由徽甯後路兵到前路
可以遣將先行七八九月是徽甯喫緊之時且勦且
防之局一丈欲霆營某亦何敢有違皖北抽去人數

太多須謀補益之方北防亦較緊要

致會滌帥

昨夜沈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
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儘力一救也兵事須布遠
勢忌近謀丈所言之三路應并爲內三路小三枝另
籌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
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饒所辦廣信一路竟須馳入杭
州以爲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事乃有
濟拘守廣信無當也應卽請幼丹爲豫章藩司奏補
次青浙江藩臬次青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

存移湖州投袂卽行此爲先著江督之履已連齊魯
應以知兵任戰之李少荃劉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
萬五六千人開幕於清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
隊又少荃小泉可奏江甯江蘇實缺卽是江北籌餉
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放未放均不嫌
更正察看楊廷和乘時革弊政一筆勾銷之法可敏
決之此兩枝定安布局宏遠丈從徽甯鼓行而東東
吳公事應卽如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或恐不
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毋專取丞相謹慎爲
也

致李希庵方伯

奉手書敬承一切滌帥督吳須攜去萬二千人力實
不足以平吳而皖軍已形其少直夫將軍到英山議
由壽州過淮遵奉

諭旨以防揚州欲馬步五千

人歷年賊智擾於東以分西路之兵聲於北以輕南
路之勢兵分力單乃乘其弊是當深思也來示之意
逐條登籤於右兄言湖南力量能制石逆恐難再助
江西一節滌帥督吳一萬餘人必不足用除卻湖南
已開勇丁風氣此外無處選將無處募勇特必不能
處處問湖南要餉耳兄又言陳逆陷蘇常非果凶悍

是官兵太不力一節所見誠卓兄又言如懷桐之兵
先退則大股趨南小股北來如懷桐之兵未退則大
股趨北小股南竄一段所料誠爲有理惟吳事瓦解
賊無反顧之心兩岸均有大股特大股亦尙可謀戰
法以禦之耳兄言懷桐之圍未合則大股由商固犯
楚小股牽制懷桐官兵如懷桐之圍既合賊形窮蹙
則大股來懷桐小股竄楚界一節均是踰度賊情頗
中有繁近二二年賊又加增卽分二路三路尙不致
賊少商固實可虞也兄言應請滌帥過南岸相機行
事現已奉命是一定不移之局應遵公議兄言

以多公回楚界以固根本保楚乃可謀吳楚地本不可空也尊見亦是兄言調集萬八千人分圍懷桐兩處懷甯長圍桐城斷賊糧而不合圍無論援賊多寡不敢請援然亦不能救援他處如有僨事可請云云一節公於桐城審看形勢之後胸有成竹屢言可斷賊糧而使之遁走特不能一一置之死地此事必應從東路頓兵須若干人設以五千人置東路援賊若至須若干人救應東路之官軍其山路仍可由別徑接濟否其南路可另股來援否愚見不悉其深愚見亦未見可至安慶之圍集賢關內之兵可多可少然

縱陽不得則頓兵十年亦必不能斷城賊接濟閩樅陽之壘阻水難攻又聞須出其不意乃可倖獲詢之厚庵亦言襲取之後須五千人乃可守况目下尙不能襲取耶若縱陽分去四五百人集賢關內分兵四五千人再於桐城附近分兵以扼賊吭是公所言一萬八千人已不敷布置更何能再有餘力以制援賊愚見不悉其理尙求詳明指示弟意中等之兵宜圍宜守上等之兵宜戰宜勦宜援應以救人又此時陳逆子女玉帛氣驕志盈本年必自行犯楚蓄全力以待之示弱示寡或正或奇必可大勝若以強兵圍城

必難應命古無賊勢延蔓數省而急謀圍困城賊之事亦不聞有此情理此節應請高明另議兄言某可奏請與滌公隨行過南岸湖北暫將邊境固守相機謀皖一節此尙未知滌帥已簡江督之命滌帥

應南渡某不應南渡且徽甯之警尙在一二月之後此時南岸亦不警也至所示所夕憂鬱究於時局無補不若明決以定大綱一節詞意正大遠識可欽敬以警紳不敢忘仍求詳悉指示一切不勝至感又天堂有數百里之險而又有米可食僅恃團練不可恃也其地可通桐城舒城霍山西可通英山太湖蘄州

斷水不可失也

致會滌帥

手教并大咨霆營六千人禮營二千人均萬不敢有
吝嗇之情應遵示撥調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誤主
顧實以昔年本錢出於老板強撐門面愛惜招牌也
惟是都公在此日夜坐索霆營昌營意本注於昌營
特以霆營爲題耳今咨復霆營南渡直夫之索昌營
更堅矣現已另札飭成大吉梁湘帆補霆營之額而
彌縫吾楚之闕朱雲巖二人調歸護衛集賢關內不
必添兵以懷甯之吭在樅陽一切均不緊要無須添

兵也至大局情形非作大包裹不可一出浙江一出揚州一出徽甯每枝須二三萬人并須水師助力三路約共萬餘人武惠幸勿遲疑圍城之計攻城之事某之愚如周昌期期總不奉詔尙乞鑒之申之戒之

與伍次孫

聞已往霍山審度形勢矣天堂防桐城舒城霍山三路之險其卡何如工程何如形勢扼要何如畱意否明以復我霍山城可守否須兵數千人如難守則不可拘執須通盤籌畫如應守則只許千餘人不許多兵期以三月乃有援兵若漫言守漫言易守賊來卽

請援兵不能守也聞霍山城不好守霍山至英山之
中途有土地嶺只須五百人即可守又有觀音坎大
尖門二卡每處百餘人即可守果如所言只須七八
百人可捍英山之門戶只棄霍山一空城耳似可省
兵力以援他處此計何如又聞除此外只有松子關
兩路口每關各有二千人守之賊即不能再入羅田
麻城然乎否乎天堂雄據數百里之險去年賊已失
計今必悔之然四境之關卡去冬草創修飾我只發
去五百金恐殊草草又恐審度不得其宜不握其要
也又天堂有團練五營較他處爲勝他處虛此獨實

也又有帳房營壘然以之禦大寇則不能勝去冬以昌營七營禮字二營又二百人駐天堂以助其力又有湘撫在柳河以助其勢而且日夜告警尙兢兢以五柯楓一帶後路爲可危今則山中并無一軍危乎安乎昌營三千三百人都將軍欲帶往揚州愚見欲移鎮天堂酌其從違明以示我

致官揆帥

滌帥咨調鮑鎮六千人禮前後二千人而畱其弟萬人在安慶不動石牌宿太不嫌空虛靜則有餘動則不足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沅圍一軍之大概然軍

數比鮑之六千禮前後一千尙多也惟麻城黃安羅田空虛耳容再籌補之弟已札飭成總兵募人矣都直夫初三日到此力請昌營六營同去多已撥九起一枝舒已撥西丹二起矣合計亦五百餘人都之拘泥不能生發變動卽予以昌營三千三百人亦不過能支撐一時耳其兵氣不能日新則兵力亦且日弱必欲此軍弟亦不忍吝而不予昌營將良勇忠心願畱而口不能言直夫又言如必不與步兵要弟作奏弟亦未嘗無詞可措惟念兵將原是日新月異之事若必拘定老營而不能舍舊謀新亦恐誤事意中可

爲小統領者尙有人也連年考核訪問胸中久已
意惟餉項太少若欲遵旨募二萬人鄂力萬萬不能
無餉則弊與無兵等耳滌帥馬隊不如帶去兵若作
呆兵則再添二萬人亦恐不能制勝若作活兵以多
君希庵二萬人專作援剿之師則少添人亦不妨鈞
意以爲何如

致曾滌帥

直夫將軍淮上之行復奉 廷旨敦促嚴切亟應
趕緊啟行擬來英晤談一切直夫忠良醅謹不失豐
鎬故家遺風可敬可愛此次籌撥馬步直夫來函意

在凱昌兩營查凱營梁作楫僅止五百人似不可撥
昌營三千五百人將既良善兵亦勇往現在霍山要
地直夫注意此軍亦不忍吝而不予也可否請酌示
至所需馬隊擬請禮堂輔廷各撥一起何如又餉項
一節除酌帶行糧外俟到揚州等處應由江北糧臺
喬松年協濟支放卽乞鈞酌示復爲企

復楊厚庵

承示不攻樅陽而樅陽之前下手恐致腹背受敵仍
以先取樅陽爲要著老謀周密至爲欽佩弟初十日
可到宿俟與滌帥酌定再行奉商金陵圍師潰敗

廷旨命都公帶馬步四五千人會合袁帥從天長六合浦口進剿以防北竄并命鄂省籌餉鄙見賊情賊勢必不北竄北竄者捻匪尙在袁帥之後路迤西北一帶且天長六合浦口非數千人所能爲力袁帥能否分兵尙難揣度此時鄂省止能籌給步兵馬兵亦不能多分蓋淮北淮南之地勢尤利於馬兵也至鄂省餉項日形支絀都公前往餉不應手終必飢困弟已將此情函商都公矣弟久病擬到宿松後卽回黃州滌帥書來力言不可尙待再酌樅陽之謀俟韋軍回江岸時卽請知會希庵函商滌帥乘機酌辦得

手之後以韋軍二千人駐紮再由滌帥處撥三四營以相助以杜東門一路兼斷城賊剽掠請老兄酌示

致糧臺

希庵之母仍病七十五歲而患風痺恐竟難言金逸亭十年於外從事湘軍又六年是爲湘軍中最久之人得兵心明地勢只惜兵非家兵尙難行威耳屈指近人之從軍者文武不下數百員而去取之際衡量再四若有緊要軍謀亦無以易此老也前歲去歲乞假弟強畱之今春乞假弟又堅畱之而希庵則早許之滌帥最仁聞人乞請無不俯從弟意欲再堅畱之

以備將選

萬一希庵有事則一萬餘人竟不得一人爲統其患何可勝言

東山霖雨

三年傷悲况十年耶古人於出師遣將必反復纏綿以慰其私兵事且十年而無起色奈何其丹初文若敢不憤旃若存大意恐一旦無以應敵請丹初文若票兌千金專寄逸亭遣迎其母駐黃州則異日吳楚與不止百萬金之益矣至於得兵心明地勢六字之考可賞天地鬼神無疑有歉無愧其長處尙不止此

復毛驥雲

奉手書並另件領悉種切穆參將陶訓導二人和衷嘉尙亦足徵閣下推誠布公之雅度捻氛

其北頭之憂惟豫州之兵力已殫殆必及於
及時閒暇離樊城市外一里半里許作大濠
橋爲主牆牆外通車人行處各安礮樓二三座左右
夾拱以備擊賊礮式參差如品字形心字形相離約
擡鎗位此可及其礮座以空心開小礮眼橫列三層
每層五六尺低者去地四尺餘尤須多列礮眼二層
作門外大內小可施放擡鳥鎗其稍上一層亦如之
其最上一層如城上門樓式可以眺遠可以火包灰
礮石等噴筒等物拋擲其守礮之丁寢食便溺均在
其中若濠之內穴一門梯而上入門卽將梯收入

礮中放閘閉門其平時只須礮丁四五人持銅鑼木
梆鎗手日夜巡守有警將搥鎗手助之約每礮不過
容十人十六人而止賊以萬人來亦仰望歎息而莫
可如何其乘燹而來其擄物而遁均畏礮中擡鎗大
礮之遠擊而中傷其頭目也凱右營或當久駐襄陽
此良士也所須馬隊弟當函商揆帥請其酌定以馬
隊向係揆帥專主也

復吳幹臣

承示昌軍七營分二營守城留五營駐樂兒嶺爲老
營而以馬隊相輔兵勢較靈兵機較活應卽函商會

亭斟酌辦理至霍城亟宜修整并添突出橫礮以資
守禦所見極是請卽與會亭商酌行之昨據浙撫王
雪軒中丞函知和帥先退丹陽丹陽又失和帥卽退
常州張殿臣先已墜馬受傷不知所在熊天喜陣亡
又續函言和何二大帥均由常州退游關棄常州不
守蘇杭亦必不支狗逆逞志於下游必於秋後挾全
力上犯旁軼橫擾多方誤我矣奈何奈何

致兩司及糧臺

蜀亂則楚人無食月虧不止十餘萬財用如人身血
脈一肢殘廢則一身之血脈皆阻格而大命以傾况

巴蜀之披我腦者乎秦何以興先得巴蜀之故漢高祖失職入漢中以巴蜀之利而後能東向以爭天下晉隋之平吳巴蜀之利也大約勘亂之畧只二端據上游而有餉得梟騎而有馬漢高光武皆然漢高得梟騎以灌嬰爲騎將而項羽敗光武得突騎曰今日觀突騎之職樂何如也乃富强之明效蜀中亦有人在都中能與言此乎

致荊州同知周笠西樂

奉手教言保舉事理甚詳明應保之人由尊處酌定出力者不沒其勞總期足以服人心而止所言已足以括事理之要矣牙釐保舉部駁甚嚴第無以鼓勵

士心有深愧焉如劉愔典三君承事有年十分竭力
而恩無可加則不妨獎其子弟以示優異謝太傅謂
陶桓公用法能得法外意卽此類也乘至公之心以
行之可質諸鬼神而無疑弟病甚深勉力支持五十
始衰尙不應如此之憊也

致曾滌帥

縱陽之謀敬承所示如果賊多此舉須挾全力以圖
之希部八千人或九千萬一不出戰可圍困之圍二
日卽破矣倡言由九江吳城援浙江蘇州如尙力單
則俟希庵到縱陽後專人飛至禮堂以馬隊六百人

并舒公四百人從練潭前往應之此著不用亦可用
此著則必須希到樅陽之後有準信乃妙若陸路先
至水路後至則事不成而守愈固得樅陽卽速須謀
守兵又須速調希庵回準備大戰正煩鈞慮耳河南
不要訓營湖北不能養訓營并韋軍餉事頗異於前
釐局鬧事不一而足沔陽城局亦毀壽珊所治尙如
此則非局之不善而人心之不奉公可知矣聞賊犯
宜興常州確否

致駱顓門中丞

季丈以蔡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

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湘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留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儻事勢果平靖，終身隱居，豈非大願。印渠獨當一面，可爲印賀，并可爲桂管之人欣喜。特蜀疆將非復吾有耳。

復吳桐雲 大廷內翰

懷桐勢成犄角，自應並取，不可偏廢。安慶非萬八千人，不能得其要領，其粟米火藥可支一年，守具之備已七年矣。現止萬餘人，尙虛樅陽一面。桐城處廬州廬江舒城巢縣無爲六安霍山之中，非二萬人不能

合圍非合圍則城賊不急外賊不援現止萬人尙虛
東面也滌帥與多都護分路前驅漸逼城下尙須另
謀補益策應之師乃有濟耳太冲高蹈行至襄陽而
歸現到宿松桐城並厯廬阜卽當歸隱一二年之間
湘中可以苟安囑其以道自尊不必出山如異日湘
禍果亟非奉

明詔督辦團防亦可不必輕試也

致楊厚庵軍門

安慶之計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
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聞樅陽之賊已有備守禦
已堅當以何法攻取以民舟載陸師襲之可得否希

庵之意恐兵到不能破壘則撤兵無名不撤則內地
空虛無人禦賊所慮是否或言不攻縱陽而攻縱陽
之下派人守之須若干人遠處包截取效遲而見功
大其地勢恐在黃泥汊周家團一帶不知能下手否
或言縱陽卽得須於東門外塔下大教場安陸師約
須若干人乃可堅守不失萬一以六七千人從舟入
縱陽賊若堅守不出何法可以破之兄之智慮深遠
料賊如神刻下滌帥希公季公均待兄計策而行幸
乞逐件指示爲荷

致會滌帥 四月初一日

二十九日來函以捻匪大掠最傷元氣爲念仁哉丈之立心古人之志自謀僅免飢寒飢寒之外無所求而以其精神志氣謀斯民而免其飢寒今人反是方且縱盜以奪民財或自爲盜而巧奪之也須知天地父母君相之德不過以養人爲事豫州每年二三次肅清保舉爛然如昔年東南河工例有兩次安瀾保舉也縱陽有備須問厚庵有下手處否眼光惟厚庵最靈他人莫及若縱陽不能卽時動手須縱陽之下遠處著功夫其成功一也特效稍遲圍師稍喫緊耳官帥欲五六千人分布北境內外殊難爲謀也

致袁午橋欽使 初三日

楚師已分進懷甯桐城而每處萬人尙虛東面其霍六一帶竟無力兼顧以日前南陽信陽之警內地空虛不免卻顧也江軍既不暇北渡則天長六合揚州仍無從著手後路十分穩固餉需不竭乃可進兵此不易之理鄂中八九兩年餉項尙不十分匱乏自去冬蜀亂以來月虧逾十萬蓋楚之鹽釐百貨所資於蜀者十六七不必蜀中分餉而所益已多財用如一身之血脈相似一肢一體之阻格殘廢則血脈不通全局皆廢也外省協餉直無絲毫之望如公如祖庚

中丞處尙不肖實心助力更何暇念及楚軍哉每念
公所處之境獨肩艱鉅昔年有可爲之機而權不屬
今有可操之柄而餉不繼祖庚一軍亦有饑疲之虞
是誠切要之大事淮北票鹽由板浦至三河尖成本
清單已悉當寄鄂中與司政者謀之三河尖至麻城
出宋埠陸路尙數百里小車推運更恐成本不輕且
下川路之鹽及淮南鹽之溯江上運由賊中來者倘
成本輕於淮北則招致亦難通行容再訪察奉復商
民趨利置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必爭售
其賤者世情如此不足異也世兄大人從軍平時可

分任其勞有事可分任其事最爲得要回翔館閣此
在平時可耳今豈其時

復吳幹臣

初三日

來示領悉昌營所駐之地賊所必爭聲勢聯絡無致
疏虞庶桐懷各軍得以專意前勦慰甚惟軍行之處
必須秋毫無犯固給民心承示霍民連年兵疫宜加
體恤至誠惻怛藹然仁者之言新仁英字兩營應卽
如示移駐黑石渡而以馬隊同紮營堞之處可與昌
營互相應援且留茶利以養兵也

復舒輔廷

初三日

承示新西丹所有身體軟弱不習騎射及舊隊殘廢官兵不惟前敵難資臂指徒以虛糜餉項酌量裁遣具見苦心但馬隊無多如能轉弱無強必可得用尙乞麾下飭各營總加勁訓練實力成全其十分不堪造就者惟麾下親自詳加察看分別殘廢之虛實交揆帥復驗豫省擒匪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德營總所帶馬隊承麾下添派齊全尙堪調遣

致單學使 初三日

古公品望可亭驥雲均極推重刻下未許從軍異日仍乞練習時事兼備兵事臥龍鳳雛前型未遠幸爲

明文淵閣通集卷之三十一
未
吾楚思久安活此百姓也

致屬觀察蔣司馬 初三日

蜀亂殆日甚近日鹽價若何午帥將板浦至三河尖
成本開單來從三河尖小車出埠入江尙有數百里
陸路恐成本又增凡權利之事以利爲本以利民爲
本設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而商民必趨
售其賤者人情類然不足異也如其利卽禁之不止
如其非利卽招之不來幸訪察其詳明決議其可否

致清查總局 初三日

清查案未將民欠一節專案請

旨豁免與例不

合若混入清查案中不算總賬萬一部中算出次日
重大誤局事其禍小誤民事而使鄂中得罪於民無
益於國其禍大若欲混入清查案中希幸邀免則
自來無此辦法大抵豁免是推廣 聖德之仁非

奏奉

恩旨 謄黃部臣斷不冒算入賬目清查是

考覈之義實事必求其是綜理不厭其精與豁免之
案事理本異不可同案並行可否將民欠先行提出
專辦某縣某年被賊擾某年奉 旨豁免若干開

明實已豁免之數總其被擾州縣若干奉 旨已

免者總其若干其某縣某年被賊擾與某縣同未蒙

恩旨豁免民同此民切實聲明愷切求

恩

部臣不能駁斥爲民請命事理正大專案奏辦卽有
參差林翼敢執其咎若混入清查案中則 經部駁
民生病而 國計亦傷蓋豁免是寬典是乞 恩

之事清查是嚴法是綜核錢糧之事兩事混同總覺

不妥

須將已蒙
又將未奏

豁者一冊申明前
豁者一冊申請後

恩
命如民欠

一節專案奏出則清查之款清去十分之六豁免已
多則款目更輕矣前見冠九來函急言此事須提出
先奏林翼已圈出寄交署中文案昨兩日細思恐必
須如此辦理乃臻妥洽林翼之愚不敢自信而又心

以爲危應求公籌迅酌并請卽回明揆帥示行

致各路將領

初四日

連日深思霍山一帶兵勇昌字禮字七營吳幹臣千人馬隊四百人若是昔年之賊一萬餘人分擾總可制勝近年賊較往年稍多戰守之機必須詳慎此次兵進懷甯桐城如合圍之後城賊果困必告急乞援於下游之賊以懷甯爲賊之眷屬巢穴而桐城又懷甯之根蒂也計其來援之時桐城自是正路然多禮堂都護馬步之正兵在前李希庵方伯援應之奇兵在後均屬威名素著賊必不敢正視其必從霍六上

犯希冀分兵內擾以解懷桐之圍似無疑義由六安而大必由商固光州則羅田麻城黃安德安一帶均宜謹防是八年春夏之故智也由霍山而入必內犯天堂則潛山英山蘄州太湖之邊地必警也此時無兵力代守六安并無兵力進謀舒城則惟有謹守霍山不失而已矣守霍山不失須兵幾營馬隊可撤二百另行調遣否幹臣一軍可調回漢黃之間否公酌速復守霍山似須傍城爲營或依險爲壘城中可積米糧軍火柴薪水泉不比野外難於多備賊不得城則無久駐之理捍衛兵勇城池必堅於牆濠又據山

險則賊不易犯平地之兵一可當一者據險之兵一
可當五六也凡此皆宜預思之事查昌營前紮青草
埔地勢營壘未能一一合法現紮之地亦系畧觀大
意即便駐營恐尙未能通籌全局萬全無害軍事應
備不虞應及未雨綢繆毋臨警生悔待兵力之不支
而遷徙此事尤須細心審度應同幹臣前往審度一
次詳悉思揣必須遙爲桐城天堂等處之援應以伐
賊謀又須近捍霍山潛山英山之邊境以固吾圍幹
臣會亭商定之後迅速函復如逸亭事簡再請前往
一行此要著也至懷甯桐城二處無可偵探萬一賊

計上犯其包抄之遠近必以懷甯桐城賊之緩急爲定城賊緩則將由六安壽州之間作大包之勢盧袁之勇未能抵禦城賊急則將由舒霍之間作抵禦之謀山中雖有兆字五營尙嫌空虛但異日賊勢內犯先一二月內有機宜可審有情狀可圖應派次蓀專駐霍山以察六安舒城廬州定遠等處之賊勢賊情是爲至要均候細心審量妥酌速復

致李希庵方伯

初四日

江南和張之師七萬人於閏三月十六日營壘盡陷蘇常必震和張退守鎮江從此天下大局必難支撐

卽皖北楚北亦難獨善愚見桐城之兵不宜合圍
合圍而精兵盡成呆著笨著賊從他處擾害又是必
須解圍之勢總要有二萬餘精兵常作活兵則兵事
乃穩賊破江南之兵則將專意於楚北皖北矣大局
須預思後患須預籌似乎只須合圍安慶其餘精兵
均應備援備戰蓋圍兵多則戰兵少也可請秘商滌
帥及多禮堂兄妥籌何如

致李方伯多都護

初四日

昨昨以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
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

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勦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乃得乘閒抵禦，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援兵靡芻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

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援賊未
殷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勦不破拔賊則城賊不
可得而滅不勦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
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樅陽或樅陽不可卽
得則於樅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畱二萬餘
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勦之兵則滿盤棋子
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騃兵誤
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
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
密商定計見復爲要

致官揆帥 初五日

豫省既止訓營旋又招來一時一事顛倒無定鄂省
斷難另撥他軍業經咨復冰案請卽轉咨與他省共
事不能如本省之有綫索有條理卽如援浙之蕭守
所帶訓營葺營張小浦畱之又欲分之復改派援常
鎮又復改派池州令人無可適從而鄂中已白費九
萬餘兩矣異日仍是向鄂中討喫說到銀錢緊要無
人管理也 廷旨命直夫帶馬步各四五百人與
袁午帥共事以防北竄又命江皖無餉可籌是

旨意屬之鄂省籌餉矣粵匪無北竄之勢其必北竄

捻匪在淮以北尙在袁午帥之北路後路此地勢之可疑者一也天長六合浦口一帶數千人不能得力午帥無兵可分若僅以數千步兵交給直夫明知其不能展布是陷害之且鄂省卽令能籌步兵五六千人而馬兵實難多分淮南之地平原曠野利用騎兵僅分三四百人亦不濟事此兵勢之應商者二也目下鄂中餉項虧欠甚鉅本年夏秋萬萬不支若再添數千人請直夫與午橋同辦淮南鄂不任餉則直夫終必飢潰坐致忠良老成陷於危地不僅負友亦且

國若奏請部撥他省之餉則飢潰可立而待一

片公牘隨便塘塞不應者固是無餉答應者亦是假
話從前浙江若使羅公不死卽請大帥往援均能竭
力謀餉羅公之後無人管餉故援軍仍是鄂省之累
此餉之可慮者三也多禮堂是直夫得力之將馬隊
是直夫得力之兵多旣不能掣調同行則直夫又將
何人可用鄂旣不能擔承兵餉則直夫又將何人可
依應請老兄再籌并以此情函商直夫請其自行酌
度愚見直夫若病體果痊或霍六舒城之間另籌一
軍終是鄂中任餉乃可無患鄂中餉旣不支何如暫
請直夫候軍事緊要仍從西至東較爲順手尙乞鈞

酌弟處已函商滌帥矣部議楚北協濟富國貴州兵
餉二案均已切實擬摺暢所欲言錄請鑑正掣銜酌
發部中亦明知其必不能行姑以搪帳耳內地與北
門乃東征根本弟意須七八千人回駐腹地不止尊
諭五六千人也昨有函商軍情一稿錄請

致禮堂希
處之件

酌奪丁果臣鄧守之汪梅村三儒館地已蒙位置實
養賢敬士之盛德張仲遠南米之案誠如所示深切
著明此事應從緩酌商弟等作事總須於人有益也
並非自顧處分又蕙生降調簡任不知何人深以爲
念蕙生與我輩會其患難古人於去國之臣不忍卽

絕十日之內尙可不急於委署以全厚道也

致黃安諸蘭谷鏞

目今之務非殺賊無以安民非抽釐無以養兵麻安設卡月餘照常章抽收並無虐取之事商民帖然乃地方痞熊二麻子等膽敢糾眾拆毀劫掠一空與官爲仇令人髮指若非立于重懲著爲炯戒則鄉里無賴勢必至刁風日長紛紛效尤釐務何由暢行軍餉何從取給足下務卽添派幹役尅日拏獲其梁丞營勇初五日乃可拔營前來也毋得膜視毋得妄縱一人至切至要

復會滌帥

奉示敬悉雪琴督率韋部各營力破樅陽水陸均血
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
良苦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
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
賞鑒而爲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
拔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懼矣
聞賊目初一日從金陵西犯其來必速多方誤我亟
肄疲我吾楚之兵不免牽綴商量不定憂患方始也
愚陋之人總以收斂據險靜待審機其應否縮營應

否緝地擇要以控制之方先立於不敗之地爲不可
勝以求可勝之謀敬求明白指示直切訓正大纛欲
東尙煩西顧楚皖固丈所再造之士也一縱陽韋軍
分守力尙不敷應函請禮堂代籌撥二千人協守或
乞雪琴募千人由鄂餉支應一沅公關內之師旣得
縱陽不可撤至關外惟求預先籌思準備抽兵以禦
援賊援賊未破卽先得安慶之城不敢自快援賊立
破安慶之城遲早在掌握之中兵事似以全軍旅保
完善爲先一希庵禮堂兩軍主戰不主守應否斂兵
自抑縮地示弱以備應援四路之處求函詢示行一

天堂之地山原廣博有穀有食前與潛山懷甯桐城舒城通後與英山霍山太湖蘄水蘄州宿松通應以重兵扼守如賊勢力爭此地勁兵三四千人副以團練分巡山徑卡房使賊懷疑觀望則圍兵亦有益也否則賊入山中官軍難以力取不僅蘄黃之地因此驚擾卽懷桐之師亦如芒刺去年有葉介唐團練五營今則介唐已去民心以渙五營之人日以手書聯絡之仍不如介唐在潛之親切也又去年有昌營六營人頗穩練加以禮前禮後桂字三營之驍勇而猶不免日請益兵今則并無一旅是林翼之忘危而自

古方略卷之三十三
三
安也應請籌示一都將軍遵奉六次 嚴旨淮北

之行似不可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

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如昌營必遵 旨而行都

將軍之意可稱則林翼必無餘力可分籌如竟奏明
以馬隊先行步隊二百護衛之另由丈續募萬人繼
起亦尙須棄霍山之城而移守天堂另以吳幹臣千
人移入霍山後七十里之土地嶺縮入守約可以省
兵以舒公馬隊入黃州之地作內援而杜賊謀又霍
六之交流波碰旁路可入英山太湖蘄州羅田查只
觀青坎大尖門二處捻匪曾經通行已發二百人前

往修造卽加三四百人亦或可守此山險似山內關
鍵總以不失天堂爲要前兩日兵多思恢廓騫遠今
日兵少思收斂自固是否請禮堂希庵照應天堂抑
須堅畱昌營之處乞明示一湖北之黃州漢陽本富
末富之大郡也黃州錢漕半一省漢陽通商取釐賊
所窺伺如此次援賊西犯尙如去冬故智則多寡均
不必計多李必可破之惟禮堂希庵久爲陳玉成所
憚竊必以多方誤我之法分擾天堂英霍其安慶城
中米糧軍火尙足也或由霍六之交以犯商固商固
之吏恬然自安蔓延光州羅田羅山則漢黃德三郡

皆震千里之防實無辦法抽調援剿勢所必然似應請禮堂預紮善地期於內地有警用其所長蓋黃州漢陽爲北門之正路非僅懷桐之後路也賊救金陵不於金陵著手而於浙江東壩之旁路後路入手前事亦可鑒矣請預思決定一成武臣二千人由希庵分來作護卽再添千五百人亦非二三月不能成軍應隨林翼移駐或預飭移上游以杜賊謀以上鈞求指政之事一淮安一枝水師一枝步營爲平吳之大計如沈幼丹有符有權豫章無恐則霞公季公一人爲皖南畱後次青入浙有權有符則可造水師指平

江路丈可不駐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吳則吳人囑囑之望將仰天而號以爲何獨遺我一或獻策以舟載陸師并簡水師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賊不意軍食無可籌稟命不得人須獨當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舟多東西梁山之礮二三次卽不能再放卽王濬樓船亦必無損帥府亦可行此皆奇說異謀非常之計請酌示一淮安開府少荃之議是也吳事必以水師爲根本非急行速辦不爲功一營制各十本已先寄餘請糧臺續寄一察吏并無密訣亦無記註評騭清單渭春去年偶有佐雜評騭一冊旋即遺忘矣

楚小國尚易記彷彿吳大國或須記於冊或竟密存
於心丈自酌之以上復垂詢之事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二終